

CHINA

艺坛人生

——宁波籍文化名人风采录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宁波市文化局

53

宁波出版社

本辑编委会

顾 问：王永杰

主 任：洪钧杰

副 主 任：史小华

主 编：裴明海

副 主 编：黄炳辉 王晓舜

执行编辑：朱 炜

特邀编辑：李思牧 袁元龙

牛笑风 张如安

CHINA

2002
K295.53
58
2:21

宁波文史资料第21辑

艺坛人生

——宁波籍文化名人风采录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宁波市文化局



宁波出版社



政协第十一届宁波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洪钧杰

副 主 任：黄炳辉 许孟光 李振声

张启海 洪德裕 裘成源

蔡国黄 戴光宗

委 员：牛笑风 张 弛 张 萍

张建明 陈依元 俞 晓

费国良 贺雪飞 姚志明

屠文淑 虞浩旭

特邀委员：史小华 宋静之 袁元龙

徐良骥 裴明海

前 言

《艺坛人生——宁波籍文化名人风采录》(《宁波文史资料》第21辑),经过二年多的努力,现在付梓出版了。这是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宁波市文化局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宁波文化建设跨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合作征编的文史专辑。我们祈盼这本专辑的出版,能为宁波文化大市建设添砖加瓦。

宁波人杰地灵,人文荟萃,不仅历史上产生过数以千计的进士、状元、学者、大家,现当代也涌现了许多享誉中外的优秀文化艺术家。他们大多少小离乡,闯荡天下,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和世界各地。他们的学术思想、艺术成就、精典作品、道德风范,似一股强劲的文脉,在绵延不绝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推动着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和超越。他们跌宕多姿的人生经历及其崇高理念,正是宁波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精神的写照,对当前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宁波人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我们征编出版《艺坛人生——宁波籍文化名人风采录》,也正着眼于此。

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摄影、电影、戏曲等艺术门类相对广义文化而言,是属于狭义文化范畴。《艺坛人生——宁波籍文化名人风采录》正是从这个角度,选择上述艺术门类中的现当代宁波

籍文化名人为撰写对象,以人物传记体写作方法,记述他们在各个艺术领域里的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因条件所限,本书仅从众多文化名人中收录了应云卫、冯骥才、余秋雨等19位人物资料。人物的先后按艺术门类排列,同门类以出生年月为序。对本书入选人物的记述,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真实、客观,并做到史料性与可读性相结合。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编者

2001年12月

目 录

- 落落乾坤 书画相知
——记现代士人冯骥才 裴明海(1)
- 苦旅人生
——记余秋雨的艺术历程 杨长勋(19)
- 矢志不渝坚持中国画的优良传统
——记邵洛羊的革命生涯和艺术成就 徐建融(45)
- 奇山胜水 画格独特
——记著名山水画家陆一飞 姚业鑫(59)
- 用色彩描绘彩色的世界
——我的绘画生涯 全山石(78)
- 一个视觉艺术家的孜孜追求
——记著名画家陈逸飞 胡茂伟(96)
- 歌坛先驱 名扬中外
——记赵梅伯歌唱生涯 沈浩杰(121)
- 歌飘九洲 魂系故土
——记著名歌唱家斯义桂 文 楚(138)
- 生命不息 琴缘不绝
——记钢琴艺术家吴乐懿 沈浩杰(151)
- 大风起兮云飞扬
——记著名音乐家周大风 沈东华(159)

钟情芭蕾 技艺超群

——记芭蕾表演艺术家石钟琴 何士雄(171)

融贯中西 自辟蹊径

——记世界风光摄影大师李元 袁元龙(183)

应似飞鸿踏雪泥

——记著名邮品收藏家哲夫 张建明(198)

用生命谱写中国“剧影春秋”

——记杰出剧影艺术家应云卫 应白莹(208)

影屏明星 无悔丹心

——记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 徐 行(227)

雅歌仙声 誉满江南

——记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 梅和老(239)

春华秋实皆芳菲

——记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 红 枫(261)

金派宗师 “黄金”搭档

——记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 李惠康(280)

艺海无涯苦作舟

——记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 和宝堂(297)

落落乾坤 书画相知

——记现代士人冯骥才

裴明海

别样人生境界

曾经有人问过冯骥才：你喜欢被称为作家呢，还是喜欢被叫做知识分子？不料冯骥才回答说：这两个称谓我一个都不喜欢。他说，他喜欢另一个概念：文化人。因为比起其他，这个说法显得更有底蕴，更深广，也更具有包容性，能够使他进入一个更加自由地把握生命本体需要的境界。相形之下，作家这个概念过于具体、狭窄和专业化；而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却又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其包含的意味不符合冯骥才心中的理想境界，因此也不喜欢。

按照中国的习俗，凡舞文弄墨者统统

称为文人。原因是中国古代诗文书画没有分工,正如冯骥才所说的“逸兴勃发遂成画,妙语陡生便是诗”。可见在中国古代文人眼里,诗文、翰墨乃至琴棋管箫都是传情达意、舒展性灵的方式,往往是融而不分的。冯骥才说自己尽享文人的生活方式,亦书亦画,亦文亦诗,道理也在这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已属珍稀。在受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代社会里,作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等等早就各自为政,分工明确。也不知道冯骥才本人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可我总觉得冯骥才是应当被划入中国传统的士人阶层的。士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承担着文化使命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但现在似乎所剩的也只是些流风余韵。我们却能惊喜地看到冯骥才身上早已经扬弃旧时士人身上的附庸色彩,以及官僚气息。从某种意义上讲,冯骥才也算是一个异数。一方面他牢牢坚持了中国的传统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完完全全属于现代的,与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无不息息相通。

童年与青少年时期

冯骥才,1942年生。祖籍浙江宁波慈城。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县城,山明水秀,环境十分怡人。冯骥才的父亲冯昌照出身于商贾之家。冯骥才的祖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凭着精明能干和勤俭节约,把一份家产越滚越可观。可是生意要做大,事业要发展,那是决不能把目光拘囿在一块地方的。当时的天津是全国著名的商业、文化都会,冯骥才的祖父瞄准了这一点,毅然举家迁居天津。

在天津,子承父业,冯昌照不负父亲良苦用心,事业发展得相当顺利,成为一名大资本家,出任天津大中银行经理。因此冯骥才的出身也算是殷实之家。可贵的是,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冯骥才却丝毫没有染上纨绔习气,相反倒是从小就养成了视钱如粪土的性情。长大后的冯骥才回忆说,小时候我家里太有钱了,家里有很大

的房子，光汽车就有4辆，2个司机，8个佣人，因此他一再说他太早知道钱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但他知道什么对他最宝贵，他说生命的最高价值就在于自我追求，追求实现了，也就等于价值实现了。他日后的行动也的确表明了这一点。

母亲葛长复是大家出身，善良贤淑，同所有中国的家庭妇女一样，以相夫教子为己任。冯骥才的外祖父声名显赫，与康有为是知交。多数人只知道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擎炬变法者，博通论史，学贯中西，但知道他还能作得一手好画的人恐怕就少之又少了。在兴致勃发的时候，康有为常常会与同僚挚友赋诗作画，只是数量不多，传世甚罕，而冯家就留有这些字轴画作。小小冯骥才就是在这种书香袅袅的氛围中熏染长大的。

冯骥才很爱他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小冯骥才对母亲怀有一种敬畏之情。长大后他还常常看着照片甜蜜地回忆起童年趣事：小时候母亲说胖孩子都是好孩子，于是每次照相时，他都把下巴使劲地压在胸前。他特别怕离开母亲，但却很少表现出亲热：“他只在一边乖乖地听母亲讲话，观察母亲的各种表情，最爱母亲睡觉的样子，最爱听她平衡、匀称的呼吸声。母亲最爱看越剧，每当母亲坐黄包车走的时候，他都在后面紧追，于是母亲常常会给他留下一毛钱。每当此刻，童年冯骥才太幼小的心灵就问，母亲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心呢？下雨了，他就夹着一把油纸伞在街头的瑟瑟寒风中含泪等待母亲的归来。”小小年纪就有如此丰富的心灵，我们不难理解日后的冯骥才怎么会走上创作的道路。

不过，冯骥才对于绘画的先天爱好却要比写作表现得早一些。冯骥才自小就喜欢涂鸦作乐。疼爱儿子的父亲见他如此钟情画画，就给他买了数百本连环画，让他自由地观看临摹。冯骥才爱极了这些连环画。据说小时候的冯骥才极好对付，一旦哭闹，大人只要拿连环画给他，保管顶事，他会比吃糖果还要有滋有味。一开始冯骥才画的也是小小人，而且听说还不太像样，脸蛋像烙饼，眼睛像芝

麻,手足像鸡爪。但是尽管如此,父母亲还是给予了鼓励和支持。这样一来他对画画越发投入,而画的东西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他学着连环画的形式把自己心中所想的画成一张张画面,然后装订成册,竟“出版”了几十本。

同其他孩子一样,到了入学年龄,冯骥才也上了小学。可是却因为常常在课堂上作画,被老师斥责为“画迷心窍”。冯骥才后来也曾回忆到:“记得我小学时课本从来不是干干净净的,封面封底和有空白处的地方都挤满了我想像出来的奇怪而稚气的形象。”但有时你还真不能不相信天分这一说,冯骥才语文和国画两门课期终考试都是优。等读到中学,冯骥才越发不可收拾,他先后拜天津的演六符和北京的惠孝同等名家为师,因此在他日后的绘画作品中,我们便能发现冯骥才的画有兼领北宗和南宗之长的特点。刚上高中,他的一幅画《夏天》就在天津市青少年美展中获奖。此刻,少年冯骥才被小小的成功激荡着,他的内心世界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

生活在非常岁月

冯骥才16岁时就有了自己的追求,他希望成为一名画家。但像冯骥才这样的家庭出身,在那“惟成份论的”非常岁月里,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不公平待遇是可以想见的。高中毕业那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准备投到李可染老人的门下学习国画专业。但是由于出身的烙印,他被这座让他魂牵梦萦的美术殿堂拒之门外。眼睁睁地看着他与他追逐的梦就这样擦肩而过,冯骥才百感交集,悲愤、委屈、无奈……可是生存在这样的非常年月,夫复何言。身高一米九的冯骥才徘徊在天津街头却无处话凄凉。他踢着街头的小石子,只能以这种默不作声发泄心中的不平和郁闷。

不过命运之神总算没有把冯骥才逼上退无可退的地步,这个

时候他邂逅了天津篮球队的八号运动员马德才。凝视着眼前这副铁塔般的身材,马德才心想这倒是一块前锋的好料子。马德才也倒真是快人快语:“发什么愣,犯什么愁,凭你这么大的码子,打球也是一条出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冯骥才去了天津篮球队,不料天津篮球队果然吸收了他,使他步入了一个对他来说全新的世界。怀着感恩的心情,冯骥才决心报效球队。尽管在中学的时候,冯骥才也曾做过学校篮球队的前锋,并有不俗的战绩。然而从一个优秀的专业运动员的角度来讲,冯骥才还急需补课。于是他开始拼命地练习、搏斗,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忘却心中的隐痛和遗憾,才能让自己切实地感到处于一片新天地之间。只是冯骥才太过勤奋却太不懂得爱护自己,结果一年多时间,他就弄得伤痕累累而不得不退出球队。

才开启的一道命运大门又悄然合上了,冯骥才只能回到家中蜷伏在陋室。而其实这个时候家也已不像个家了。解放后,他父亲作为一名资本家一直被批判,家道自然也衰落了。从“三反”、“五反”连着“文革”,父亲瘫了12年,直到逝世。好在这个时候,顾同昭,他日后的爱人,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在那个寒冷的季节里,她用她的温柔和体贴给了冯骥才以安慰。他们结婚时,条件非常清苦。街道给了他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冯骥才推一辆旧自行车,后面夹一条罗纹被,用砖头架一块木板当床,找邻居借个碗就结婚了。有五六年时间,冯骥才每月只有7元钱的救济费,而冯骥才这么大个子,食量挺大,顾同昭就拿白菜帮子、盐、米饭放在一起煮。尤为难受的是,因为出身不好,冯骥才屡屡遭受别人的欺负,在单位里更是天天受批判。冯骥才曾经对人说起过一件事:那时没有钱买新衣服,他爱人就把他的一件旧棉袄翻新,改造成一件新棉袄。当他穿着它去上班时,单位领导见了,心中就不高兴,便拿起火筷子烫他的棉袄,共烫了几十个洞,每烫一下还要看一下冯骥才。冯骥才当时全都咽下了,待回到家中夫妻俩却不由地抱头痛哭。回忆辛酸往

事,冯骥才潇洒地说,承受力反应一个人的意志,承受力越大,将来成功的希望越大。谁说不是这样呢?只不过那时那刻,这些可全都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啊!冯骥才后来有一幅绘画作品《树后面是太阳》,是他的代表作。积雪覆盖的寂静山坡,被风霜打尽了枝叶的稀疏树林,有阳光从枝叶的缝隙中顽强、固执地钻出,枝叶纵横投影在雪地上,被阳光拉得很长很长……不知道这幅画是否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呢?

尽管生活线从殷实跌入到赤贫,但这并不是最让人痛苦的。令冯骥才不安的是那些旧日的梦想依然还在,挥之不去。“我非画家,但我对画钟爱难舍,总得在画上琢磨一番。”他曾想方设法进入天津国画研究会,后在美协的一个生产自救组作画,主要从事古画摹制工作。这其间的18年中,他精研宋元诸家,用“心”去临画,这样冯骥才的传统技法日益见长,深得历代绘画珍品的神韵。那时他的画已经在香港中国工艺品公司挂价行销,只是由于不是名家,价值不高。但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冯骥才已经很满足了,更何况临摹本来就是绘画基本功的训练。这不是养家糊口与专业学习两不误吗?然而这个想法好像的确是太奢侈了一些。“文革”一开始,冯骥才四处寻求谋生之道。他当过临时工,当过教师,也做过商品推销员,看来梦想只有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了。直到有一天夜里,他的一个中学老师来访,讲述她的不幸和对“文革”的看法,她说,我们现在受的苦有谁能知道?

在那个时候还有讲真话的人!她的话强烈地触动了冯骥才。这是一个契机。正是从那时起,冯骥才开始思索人生,并萌发了把当时的事和人记录下来的想法和责任感。他拿来小纸片,一有所思所想,就把它记录下来,一张写满再写一张,笔耕不辍竟然也积累了几百万字。可如何安置这些纸片却成了冯骥才的一块心病。他把它们都藏在壁缝间,埋在泥地里,甚至卷成纸筒塞在蜂窝煤中,后来觉得这样也不安全,又塞到了自行车车把中,每天上班时总要望望

自行车,感觉像做贼似的。他说,他写作不是为了发表,他从事创作一开始就很清醒,完全是为了一种责任从事文学。是啊,那时这种文字根本不会有任何发表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当时干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然而深感担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的冯骥才激情四溢,他已无暇考虑这些利害关系了,他只是想把历史生活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文革”中他前后搬了7次家,每次搬家,每到一处地方他都深藏好那些纸片子,而后来这些都成了《雕花烟斗》、《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铺花的歧路》等等作品的创作素材。

风华意气正当年

“空虚的人,在任何地方都空虚;充实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充实。当然,良好的社会,有益于把空虚变为充实。”

这是冯骥才在他的游记散文《雾里看伦敦》中的一段话。年轻的、不屈不挠的、对生活充满乐趣和勇气的冯骥才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文革”结束了,冯骥才迎来了他艺术生命的春天。不过一直痴迷于绘画的冯骥才却首先是以作家的姿态为大众所熟悉。“文革”十年,每个人心中都是伤痕累累。因此,“文革”结束初,伤痕文学成为当时一大主流。冯骥才步入文坛时,把自己的经历陆陆续续写进他的小说,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他的切身体会,用他的生花妙笔写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艰辛、痛苦和压抑,由此对“文革”历史进行控诉。他的代表作《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就是这样一篇作品。本来妻子和丈夫的身高比例如何,只是个人的私事,然而一旦不符合约定俗成的习俗,便会招致那么一批人的非议。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这还会成为遭到迫害的原由。原先暗中的恶意猜测此刻都成了冠冕堂皇的刺向人心的刀子。“文革”结束了,可是高女人也积劳成疾,死了。矮丈夫恢复了工作,恢复了地位,然而心中却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痕。冯骥才在这篇短

篇小说中既真实地描写了荒唐岁月里一对夫妻的伤心遭遇，又揭示人性中的某些劣根性。而这正是冯骥才高明于同时期其他伤痕文学作家的地方。

后来有关伤痕文学的主题越写越滥。于是大家的思维又开始转型，纷纷卷入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当代文学中极具意义的一批佳作也就此诞生了。但此刻的冯骥才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独立的姿态。他想，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不应该再去考虑个人的得与失，应该把更多的着眼点放在思考国家和民族的现状与未来。他对体现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题材尤为青睐。的确，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应该在我们的作品里反映出我们历史渊源的东西。于是就有了文化系列小说《怪世奇谈》，还有《炮打双灯》和《泥人张传奇》等。冯骥才似乎有这样的能力，他把世上的人和事统统装入魔术般的“分离器”中进行归类、筛选，然后运用阴阳五行的辩证规律，把大道理化作小道理，小道理又透着大道理，进行深入浅出的反复对比——《神鞭》中“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一变又是绝活儿”，《三寸金莲》中戈香莲命运的反思，《市井人物》中的人生百态，《阴阳八卦》中的太极乾坤。他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把握得极其准确，就像世上最典型的矛盾、冲突、奇谈、怪事都被他精巧地攒在一起，把你带入身临其境的影像中，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就像历史和现实，都让你似曾相识，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触动和启迪。尤其对老天津来说，那些人物好像都能从书中走出，有骨有肉，有血性，有情感的大活人就这么站在你面前，马上就能坐下与你一起谈天说地，那语言、那表情、那形象、那派头，都不会让你陌生。

人文关怀是冯骥才小说的另一创作主题。他的短篇小说《歪儿》生动地描绘了他童年的欢乐和友情，对身体残疾的小伙伴“歪儿”的同情和帮助，对那些欺负弱者的不道义行为的痛恨，即使自己为此遭受冷落委屈也在所不惜。在他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到对“猫婆”的同情，对“书桌”的怀念，对“蓝眼睛”的牵挂，对“珍珠鸟”的深

情,对“绿叶”的赞叹,对“挑山工”的敬佩……冯骥才充满爱意的灵魂通过这些作品、文字尽显无遗。

冯骥才说他创作主要是遵从心灵的召唤。人的内心有时是非常需要表白的,因为人作为个体其实是非常孤独的,通过文学创作,与“人类、先辈、历史、人生,神,自己,大自然的四季和千千万万种生灵对话”,而决不仅仅局限到某个具体的个人身上,他在《灵性》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更深夜静时,功利心变得模糊了,生命感变得漠然了;竞争的社会渐渐消散,超时空的宇宙无际地展现开来,整个身心便沉入一种博大又清澈的境界……于是,一种美好的感受来临,那便是一个个灵性的句子,不是思维的结果,不是孤旨的营造,不是虚拟的美文,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生发,一种流泻,一种创造。真正的创造都是过后不知道他当初是怎样产生的……艺术中最辉煌的那部分产生之时不都是这样的意外和幸运?”这样的带着天赐和神启意味的写作行为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的说话方式,而不是寻找知名度的方式,当然更不是增加经济收入的方式。冯骥才说:“对他最为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度过他的生命,怎样表述,叫别人更能理解他的生命状态、生命的体认、生命的感觉。写作有助他人方便地理解他的生命方式。”

曾将冯骥才的小说译成英文的美国学者苏珊女士写过一篇文章,称他的小说“先在头脑中想像一个画面,然后再把画面写出来,仿佛他完成的不是文字,而是绘画作品,这可能与他先前是一个画家有关系……”这一评价虽然有猜测的成分在,然而却极其到位。冯骥才曾对巴尔扎克的小说颇有微辞。他认为一个有画家感觉的人决不会象巴氏那样会对空间环境作事无巨细的描写,也未必作如此细腻、精确然而繁琐的具体交代。他认为“关键是写出画一般的意境,本人写小说,往往是先看见一张脸,一个空间,一张照片,甚至是一束花,让这些东西逐渐在思绪中渐渐成熟,鲜活起来,一部小说的情节构思也就接近完成了”。冯骥才的成果是斐然的,他